

贾平凹作品

第

18

卷



丑 石

# 丑石

贾平凹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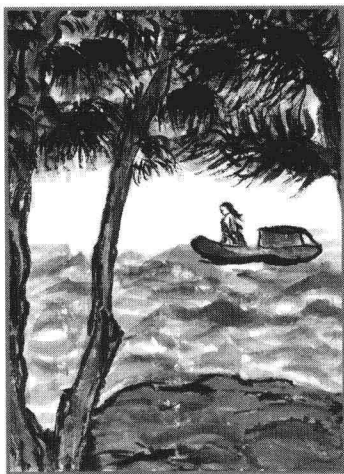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三联书店

贾平凹作品

第

18

卷



# 丑石

贾平凹  
著



上海三联书店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丑石 / 贾平凹著. — 上海: 上海三联书店,

2012.12

ISBN 978-7-5426-3995-0

I. ①丑... II. ①贾...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53940 号

## 丑石

---

著 者 / 贾平凹

责任编辑 / 陈启甸

特约编辑 / 史会美

装帧设计 /  灵动视线

监 制 / 任中伟

出版发行 / 上海三联书店

(201199)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

<http://www.sjpc1932.com>

邮购电话 / 021-24175971

印 刷 /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 /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710×1000 1/16

字 数 / 368 千字

印 张 / 26.25

---

ISBN 978-7-5426-3995-0 / I · 635

定 价: 57.80 元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|
| 盼儿 .....    | 1  |
| 钓者 .....    | 4  |
| 母亲 .....    | 9  |
| 空谷箫人 .....  | 13 |
| 月迹 .....    | 17 |
| 冬景 .....    | 20 |
| 地平线 .....   | 23 |
| 丑石 .....    | 25 |
| 静虚村记 .....  | 27 |
| 溪 .....     | 31 |
| 爱的踪迹 .....  | 35 |
| 知道 .....    | 38 |
| 梦 .....     | 40 |
| 文竹 .....    | 44 |
| 风筝 .....    | 47 |
| 一棵小桃树 ..... | 52 |
| 冬花 .....    | 55 |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池塘 .....        | 58  |
| 哭婶娘 .....       | 60  |
| 退婚 .....        | 65  |
| 天上的星星 .....     | 71  |
| 云雀 .....        | 74  |
| 落叶 .....        | 77  |
| 品茶 .....        | 79  |
| 访梅 .....        | 83  |
| 夜游龙潭记 .....     | 86  |
| 陈炉 .....        | 89  |
| 夜在云观台 .....     | 93  |
| 白夜 .....        | 97  |
| 对月 .....        | 100 |
| 静 .....         | 102 |
| 弯榆杂感 .....      | 104 |
| 雨花台拣石记 .....    | 106 |
| 两代人 .....       | 109 |
| 登鸡冠山 .....      | 111 |
| 十八碌碡桥 .....     | 113 |
| 三月十一日过留坝县 ..... | 115 |
| 读山 .....        | 117 |
| 延安杜甫川牡丹山记 ..... | 120 |
| 延安街市 .....      | 123 |
| 访兰 .....        | 126 |
| 张良庙记 .....      | 128 |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拐杖记 .....      | 129 |
| 火水火鱼记 .....    | 130 |
| 弦 .....        | 131 |
| 大洼地一夜 .....    | 134 |
| 太阳路 .....      | 137 |
| 五味巷 .....      | 139 |
| 燕子 .....       | 143 |
| 老人和鸟儿 .....    | 146 |
| 黄土高原 .....     | 149 |
| 延川城感觉 .....    | 153 |
| 风雨 .....       | 155 |
| 紫阳城记 .....     | 157 |
| 月鉴 .....       | 161 |
| 在米脂 .....      | 165 |
| 地下动物园 .....    | 168 |
| 走三边 .....      | 170 |
| 草记 .....       | 179 |
| 小巷 .....       | 181 |
| 一位作家 .....     | 183 |
| 耍蛇记 .....      | 188 |
| 清润的石板 .....    | 190 |
| 宜君记 .....      | 194 |
| 当我路过这段石滩 ..... | 196 |
| 入川小记 .....     | 199 |
| 鸟窠 .....       | 204 |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夜籁 .....         | 208 |
| 泉 .....          | 212 |
| 观沙砾记 .....       | 215 |
| 雪品 .....         | 217 |
| 凉台记 .....        | 219 |
| 南岭登高 .....       | 221 |
| 一只贝 .....        | 223 |
| 山石、明月和美中的我 ..... | 225 |
| 十字街菜市 .....      | 228 |
| 我的小学 .....       | 232 |
| 黄陵柏 .....        | 237 |
| 秦腔 .....         | 240 |
| 一个有月亮的渡口 .....   | 246 |
| 河南巷小识 .....      | 251 |
| 冰风洞体验 .....      | 257 |
| 木耳 .....         | 261 |
| 风竹 .....         | 264 |
| 读书示小妹十八生日书 ..... | 267 |
| 三游华山 .....       | 270 |
| 桌面 .....         | 273 |
| 安西大漠风行 .....     | 275 |
| 初人四记 .....       | 277 |
| 梦城 .....         | 318 |
| 火焰山 .....        | 320 |
| 柳园 .....         | 321 |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柞水丝绸厂 .....       | 323 |
| 戈壁滩 .....         | 325 |
| 皇甫峪 .....         | 326 |
| 石砭峪 .....         | 328 |
| 高观潭 .....         | 329 |
| 关中论 .....         | 331 |
| 酒 .....           | 337 |
| 河西 .....          | 340 |
| 敦煌沙山记 .....       | 343 |
| 温泉 .....          | 346 |
| 陕西小吃小识录 .....     | 349 |
| 语言 .....          | 363 |
| 观察 .....          | 367 |
| 自在篇 .....         | 370 |
| “卧虎”说 .....       | 374 |
| 他回到长九叶树的故乡 .....  | 376 |
| 一匹骆驼 .....        | 383 |
| 题“与妻女方新村合影” ..... | 387 |
| 我的台阶和台阶上的我 .....  | 388 |
| 相思 .....          | 398 |
| 王蓬论 .....         | 401 |
| 我的小传 .....        | 406 |
| 刁永泉论 .....        | 407 |
| 编辑逸事 .....        | 409 |

## 盼儿

当军车徐徐开动的时候，我的爱人突然拉住我的手说：“你要走了，给他起个名吧。”“他是谁？”爱人瞪了我一眼，害羞的目光就落在凸起的肚皮上。哦，我笑了，说：“我不能给他过满月了，男吧，女吧，只盼望他快快长，就叫盼儿吧。”四年了，我没有见到我的盼儿，每当我在边防上站岗，看见西天上的第一颗星星亮了，我总想：那是盼儿的眼睛吧。四岁了，他该有一枪托高了吧，他还没叫过我一声爸爸呢！

这一天，我刚要去上岗，爱人又来了信，拆开一看，竟是一份儿童身心发育测验表。表上写着，盼儿很健康，身長 38.4 吋，體重 33.8 磅。这么重哟，我一手恐怕也拎不起来了哩！再往下看，就是智力测验栏，上面写着：

你姓什么？

贾盼儿。

叫什么名字？

贾盼儿。

爸爸妈妈做什么工作？

妈妈上课，爸爸当解放军叔叔。

馍馍从哪里来的？

伙房里拿来的。

衣服从哪里来的？

商店里买的。

什么东西是甜的？

糖。

什么东西是酸的？

杏。

什么东西是苦的？

杏仁。

你喜欢玩什么？

抓雀儿看它的翅膀。

你长大了爱干什么？

当陈景润叔叔。

……

我笑了，多么天真的孩子，多么可爱的孩子！幸福像雨露般滋润着他，伙房里有他吃的米饭、馍馍，商店里有他穿的海军衫；他吃着甜糖蜜果，他只知道世界上最苦的是杏仁，他的幼小的心灵，像一朵娇嫩的玫瑰花儿，只有花蝴蝶才敢动它！

做了孩子爸爸的我，被来信陶醉了。这时候却想起了我的爸爸。我一岁的时候，爸爸扛了枪抗美援朝去了，后来听妈妈给我说，他走的时候，摸着我的头说：孩子，爸爸走了，不打走美国侵略军，咱们的新中国就保不住！他走了，打了一年仗，最后就牺牲在朝鲜的土地上了。爸爸要是活着，他一定眼红我的孩子，一定会高兴得笑了。可是，盼儿，他恐怕并不懂爷爷为什么会牺牲在朝鲜，又恐怕还会怨他的爸爸为什么一走四年，竟不回去看他呢！

我继续往下看，最后一栏是“个性习惯”，是阿姨填的：

个性倔强，但很讲道理。好奇心大，颇爱说话，又爱整齐、漂亮，玩起来有创造性。遇到困难，会沉默，不吭气。感情得很，最爱笑。

啊，孩子的生活是多么有趣！他像我，我小的时候，端着木头枪，整

天在大土堆上冲呀杀呀，有一次跌下来，摔破了膝盖，就用手帕包住，谁也不告诉。盼儿或许并不在土堆上玩了，他玩的是小汽车、小飞机一类的东西吧。瞧，他不是回答测验题说最喜欢玩的是“抓雀儿看它的翅膀”吗？雀儿为什么长翅膀，那翅膀为什么一展就飞上了天。盼儿一定想得很多，想让他的小飞机小汽车都长出这种翅膀来吧？长大了，“当陈景润叔叔”，小小的心灵里，就长出了多么美妙的翅膀！

孩子，你是可以当陈景润叔叔的，一定可以当的。

我向哨位上走去。长长的边防线上，夜幕已经扯下来，一切都是那么安静。天边的第一颗星星又亮了，它分明是盼儿的眼睛，在天边眨动，又在我的刺刀上跳跃。我把枪握得更紧了，眼睛睁得大大的望着北边；北边，是一片黑黝黝的树林，它像一只大黑熊，随时都想扑过来！盼儿，请相信爸爸，爸爸的刺刀，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山尖，蚂蚁也别想爬过来！

我把信揣在怀里，紧紧贴着心，对着那星星，对着孩子的眼睛说：盼儿，我的孩子，有爸爸在这儿，你们幸福地长吧，世界上最苦的并不是杏仁，但是，你们的生活一定要像糖一样的甜。爷爷保卫了新中国，使我们有了今天；今天，爸爸给你们站岗，你们都去当陈景润，让心灵长出五彩翅膀，让祖国长出四个现代化的翅膀吧！

1978年8月25日夜

## 钓者

天上是一轮新月，水里是一轮新月，垂一杆钓竿，盯着那浮子，一截剥了皮的很小的高粱秆芯儿；浮子不动，人也不动，手指上的脉搏已经流传到钓竿上了，思想呢，在水里沉了？

这是我的朋友在钓鱼。他已经六十岁了，常常坐在小河边来，于是，我们便认识了。

小河就在我们村子面前，浅浅的，有玻璃一样的颜色，天晴的时候，那河底的石头就很显，看得见有鱼儿伏在那里，静静的，全是黑脊梁的。我们山里人并不去惊它，偶尔下水摸几条上来，拿柳条串了提回家，大人是不许在锅里炒着吃的，嫌那有腥味儿。于是乎，多半是喂了猫了，少半用荷叶包了，涂上青泥，在灶火口烧着吃，并不见甚好吃的。因此，鱼是不怕人的，即就是你走近它，把你的影子投在它的面前，它也不动，丢一颗石子下去了，它才一愣，怡然而逝。

“文革”中，那一个黄昏里，河边的芦苇全白絮了，我放牧回来，仄在牛背上，悠悠地吹那笛儿，脚便不停地分踢着两边扑过来的芦梢儿。蓦然，就瞧见那弯弯的柳树根上，坐着一个人钓鱼，草帽把脸全遮住了，一只蜻蜓停在那帽檐上。我感到新奇，这一定不是山里人了；从牛背上溜下来，悄悄走近去，他没有动，钓竿横在那里，已有几条黑脊梁在啜那钩上的小蚯蚓了，那浮子就微微地激动，像落下的一朵芦絮，又像冒上来的一眼水泡儿。那人还是不动。我却急了：

“钓，快钓！”

他好像才发现了我，但立即又好像没发现我了，一动不动地坐他的，

那钓竿依然没有拉，浮子静了一下后，又微微地激动了。

但我终是看清他的脸了，很黄，满下巴的毛也黄，连两手的食指和中指都是黄得发焦。我立即掉头逃走了：毫无疑问，这是一个怪人，一个外乡来的怪人了。

第二天，第三天……几乎是每一个黄昏了，我放牧回来，总要好奇地往那芦苇深处的柳树下看看，他还在吗？他还在的。那么坐着，像一尊石头。但终未见他钓上一条半尾鱼来。

这一天，一头牛病了，半下午的时候，我便赶牛回村了，在队牛圈里，我竟看见这位钓者了。他双脚踩在牛粪里，用锨往外铲那粪块，粪是泥草沤的，铲不动，手就伸下去了，那焦黄的食指和中指，一抠，抠起一大块来……抠完粪了，又去担干土垫，扁担在肩上跳，他前后顾着，用两手抓住捺，摇摇摆摆走，已经看见我在笑看他了，并不一言一笑，我想：他原来扁担都不会担，自然是不会钓鱼的了。然而，粪出完又垫好了，他却抱了那鱼竿，又蹒跚地向河边走去。

我随着他，看他在那里坐定，垂下钓竿去，立即又一动不动了。月亮升上来，静静地照在水上、芦苇上，他只是坐着，不拉钓竿，甚至连拉上来看也不看一眼。我真担心他已经瞌睡了，随时会掉下水里去的呢，我走过去，说：

“你是要钓水里的月亮吗？”

他看看我，又好像没有发现我了，但突然又回答说：

“钓鱼。”

“鱼已上钩了，为什么不钓呢？”

“鱼可怜见的。”

我简直要笑喷了，问道：

“那你在水里钓什么呢？”

“钓愁！”

这句话，一直到几年后，我才明白了是什么意思，但那时，只觉得可笑，越发证实他是一个怪人。

后来，我就慢慢了解清这个怪人了。他是一位作家，据说写过好多好

多的书，但他是“黑帮”，遭到山里来改造了。人们都在推测：他怎么始终不说话呢，劳动后了，却总去钓鱼？有人就说，他一定是南方人，有吃鱼的嗜好吧。但谁也没有去证实，只知道他是“黑”人，不可相近罢了。

梅子黄了，那连阴雨扯开了头，牛毛的，丝线的，麦芒的，天天都在下着。我黄昏放牛回来，想他今日是不会再坐在那里了，但是，到那河边芦苇深处，一眼溜去，就看见他照样已坐在那里了。我坐在他的身边，看着他的湿衣服，问：

“你还不回家去？”

我突然觉得不该这么问了，我知道他到村后，一直住在队公房旁的一间破农具室里，那算什么家呢？就又说：

“你是哪里人，你有家吗？”

他没有言语。

“有儿子吗？”

他还是没有言语。

“噢，就你一人了？”

他突然抬起头来，呆呆地看着芦苇上边的天，天灰灰的，雨丝网着，一群水鸟斜着翅膀飞下来，落在河里，水面立即灰浊浊的了，他自言自语说：

“他们在怎么想着我呢……”

“他们？他们是谁？”

他又不言语了，脸越发黄了，只死死盯那水面，我不敢问下去了，默默地陪他钓鱼。水很灰，黑脊梁的小东西儿再也看不清了，我用石子打散了那游泳的水鸟，偏一只不去，又飞来一只，双双在那里叫着。我们就又默默坐着，听那雨脚在芦叶上跳得沙沙地响，在看着天咋个地黑。

我们慢慢地熟了，虽然他不和我多说话，我也只会陪着他空钓鱼，但我们毕竟是成了朋友。两年后，他却走了。那天，我放牛回来，照样去河边芦苇深处：一河清水，没有他了，那水里成群的鱼儿都集在那柳树根前，但它们再也吃不上那钓钩上的蚯蚓了。我回到家里，母亲说，他已经被调走了，那杆钓竿是送我作纪念留下了。

从此，我再没有见到过这位钓者了，我也没有拿了那钓竿坐在那河边

芦苇深处去钓鱼。因为我觉得钓条鱼吧，山里人没有吃鱼的习惯，而学他样去空钓吧，那又有什么意思呢？

但我终于又在河边的芦苇深处碰上他了哩。

今年春上，我依旧放牛回来，正是芦苇从水里长出来，在向着天空蹿出一丈来高了，我骑着牛，弄着我那笛儿，悠悠地吹，任着牛儿在芦苇丛中的曲径里走。蓦地，我看见一个人，在那柳树根上，横一杆钓竿，一动不动地坐着。啊，是他吗？但我又多么害怕是他呀！他在这里钓了几年的愁，他已愁得可怜了，他不能再在这儿钓愁了啊！

我走近去，那人没有发现，但是就是他！人已经很老了，但脸却显白，满下巴的毛也白了。我默默地坐下来，陪着他，他始终没有发觉，那么横着鱼竿，那浮子又开始在微微地激动了，激动着……我毕竟长大了，不忍心看着他那痴呆的样子，站起身悄悄走了。

回到家，听母亲说了，他果真是又到我们村来的，就在东巷口王贵家的一间空房里住着。夜里，我说什么也该去看看我的这位朋友了。一进门，他正坐在灯下的桌边，面前是厚厚的一摞书，一摞纸，他头就埋在那高高的两摞中间写什么，一只手，那焦黄的食指和中指间，正夹着烟，烟从额角升上来，钻进头发里，那满头便着火一般的。我不觉心头一紧：他一定又在写什么检查哩。记得以前有一回，他写检查的时候，正碰着我去找他，他赶忙用手将纸捂了，很羞愧地给我笑，笑得我不自在了几天……我收了脚步，又回家去了。

此后，每天黄昏，我总瞧见他坐在那河边芦苇深处钓鱼了。

我终于走近他去，大声地问他，他发觉我了，立即就站起来，把我抱住了。我很吃惊，不知道他这是怎么啦，心想愁极了的人会这么发疯的，就眼泪哗哗地淌下来，但他就替我擦了，而且呵呵呵地大笑起来，他原来也有笑声啊，竟笑得这么美！

月亮又上来了，月就在水里，看得见那黑脊梁的在星群中间游动。他却不再下钩了，问我这几年的日子可滋润，问我可有一个漂亮的姑娘在爱着，问我现在成了大牛倌了放多少头牛……我没有回答，只催他钓鱼。

“你钓吧。”

“我钓够了。”

我看看身边，并没有什么银鱼儿闪动，问：

“还是愁吗？”

“不，是文章。”

“文章？”

“我现在又有笔了，要来写书。白天劳动，晚上写作，黄昏里出来构思，就又要靠这鱼钓竿了。”

哦，我现在才明白了，原来这浅浅的河里，不光是有鱼，不光是有愁啊！

从此，黄昏里，我的朋友总在小河边芦苇深处垂钓了，那水静静的，星月就在水里，鱼儿就在天上，他坐在这天上地下，盯着那浮子，浮子不动，人也不动，思想已经沉在水里了，那文章呢，满河里流着哩。

1979年12月20日于丹凤

## 母亲

浅儿是我的女儿，四个月了，才刚刚会笑，没有音儿的，在嘴唇上迅速一闪的微笑。

这笑，第一个发现了的是我的妻子，浅儿那美丽而善良的母亲。那是树发芽、春正浅的日子，我们到姨家去，在车站上候车，孩子就在她的手掌上旋转，一口一亲，一亲一呼，万般作态地逗着，全然不理睬旁边的人了。突然，就对我叫道：“快，快来哟！”我跑过去，孩子躺在怀里，均匀地呼吸，阳光下，看见了那脸上茸茸的毛儿，豆芽菜般的嫩。她说刚才是笑了；就再去逗，却终未再逗得出来。她便很是替我遗憾了，说那笑的好，金色的，甜丝丝的，使人心惊慌地酥酥颤……“孩子是认得我了，是专给她母亲笑的哩！”周围的人都听得有趣，哧哧地笑。她好像获得奖赏，越发兴致了，说那笑是极像玫瑰花儿在绽哩。

她真是有些傻了，全然不是以前的样儿了。那个时候，她是该活泼的妙龄，那高高隆起的胸脯里，是该蓄饱了青春的呼吸，但她却十分的腼腆，没有事了，是不大出门的，一整天可以静静地坐在家里做事。现在，她不甘寂寞了，喜欢种花，喜欢读诗，喜欢到充满阳光的田野去；一有人的地方，必然就有她抱了孩子在那里了。她个儿不高，长得娇嫩，谁也想不到是养孩子的时候。“谁的宝贝？”人问。“我的呀！”她说，脸不青不红，问的人倒不好意思了。她就大笑，显得很骄傲，似乎这个世界上，她是最富有的、有奇功可居的人。

而且，我发现她慢慢有一种虚荣心了，极喜欢恭维。谁要说句：这妞儿长得疼哟！脸子白呀！鼻子俏呀！她就对谁十二分的好；一路跑回来，